

---

# 歲歲平安 年年有餘—— 農曆閏月年的狂想曲

紀恭謙

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

## 壹、閏月憶往，曆事滔滔

今年農曆閏九月，一些兒時往事不覺浮上心頭。記得有一年逢農曆閏月年，新出嫁的姊姊，依台灣南部農村習俗，在閏月之前，備辦豬腳麵線，回娘家為父母親祝壽祈福(俗稱「抽壽」)，當時就對「閏月」及其習俗十分好奇，不知其相關典故為何？另也引發一連串的疑問，諸如：陽曆的閏日固定在二月 29 日，而農曆的閏月為何卻不固定在某一月份？再者，正某月與閏某月何以有時同大同小，有時卻一大一小，例如 1960 年農曆六月是 30 天，而閏六月卻只有 29 天？此外，小時候每逢冬至夜，全家圍在一起搓湯圓，父母親總說吃完「冬至湯圓」之後，每個人都將「長一歲」，當時也不解何以不是過完農曆年，在正月初一才長一歲？農曆中的「年」與「歲」到底有什麼不同？

由於在民國七十三年之前，台灣的小學、國中、高中都還沒有設立「地球科學」課程，因此當時關於天文、曆法的疑惑，不易從課堂上的制式學習中釋疑，在自行隨興探究，貫串整體概念之後，才知道這裏頭學問大了。有關曆法的制定，是古今中外，在滔滔歲月中集多少睿智賢達之士

的智慧結晶而成的；他們跨越時空，不捨晝夜，夙夜匪懈的在悠悠的天地之間「神遊」，探索自然的法則；仰觀俯測、精察細思；殫精竭慮、勞神費心，才能在浩瀚的蒼穹與無窮的宇宙之中，理出一些頭緒，窺知天文中的部分奧祕，也因而在人類日常生活的文明中，留下了曆法這個寶貴的知識。

## 貳、日月共鳴，曆律同輝

凡具有周而復始之規律變化特性的事物，皆可用以計時。人類無論是出於過群體生活時之作息諧調，抑或是個人生理時鐘之本能，都需要有一套客觀的計時指標，用來作為日常生活之時間管理準則。而天體中最「有目共睹」且「兆民賴之」的太陽與月亮，其運行規則恰就具有這個特性；兩者自古以來一搭一唱：白天日出日落，夜晚月相盈虧，其規律變化自然獲得人類青睞。於是「太陽日」、「朔望月」、「回歸年」這些計時單位，就成了人類「過日子」的常用名詞，而世界各地的統治階層（不論是政治的或宗教的），也因應其不同的文化差異，分別頒行了以月亮為思考中心的陰曆，例如回教世界；或以太陽為

思考中心的陽曆，例如大部分歐美地區；或兼具兩者為思考中心的陰陽合曆，例如亞洲地區的中國大陸、台灣、韓國、越南以及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等地。

### 參、閏日閏月，各有精算

台灣有句俗語說：「三年一閏，好壞照輪」，引用的就是農曆粗略的置閏原則。事實上有關農曆的置閏，中國文獻早有記載。《書經》即有：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」之說，《易經》之注疏則有：「三年一閏，五年再閏，十九年七閏」之解。

「閏」者，餘分的意思；也有不正統或非正式的意思。《禮經》有：「閏月，則闔門左扉」之規定；《左氏春秋》則有：「閏月不告朔」之記述，王莽篡漢被稱為：「閏位」。這也是中國民間習俗何以將閏月視為是額外的，而不是正統的光陰之故；且因害怕閏月中的日子過了不被算數而折到壽，才約定成俗的，建議由新出嫁的女兒，在閏月之前備辦豬腳麵線回娘家為父母親「抽壽」祈福。

其實，各種曆法置閏的目的，就是要「校準」時間，使得在計時系統或計時單位換算時，把非整數倍數之多餘零頭，每隔一段期間湊成整數，額外安置在某個曆日或某個曆月之後，以校正曆時，符應真正的天體運轉規則變化現象。唯若要達到這個目的，前述所謂「太陽日」、「朔望月」、「回歸年」這些計時單位，就必須測量得很準確，才能據以精算並理出比較完美的置閏的法則。

試看陽曆的置閏，紀元前 45 年羅馬凱撒頒行之儒略曆（Julian Calendar），就因其「回歸年」只精算至 365.25 天，與標準值 365.2422 天相比，雖也已置閏校準，但約每 400 年仍誤差 3 天，於傳承十六個世紀之後，誤差已逾 10 天，終被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廢止，西元 1582 年起改以格里曆（Gregorian Calendar）代之而沿用至今。可見曆法的定位，不只爭「千秋」，更上看「萬世」，它在歷史的長河中，是要通過淬鍊與考驗的。平心而論，若要按部就班，依牌理出牌推導置閏法則，不論陽曆、農曆，即便到了十七世紀之初，其實都還是有高難度的，因為當時有關天體運動的系統知識，諸如「地心說」、「日心說」的爭議真相仍舊不明，既缺像《克卜勒行星運動三大定律》之理論基礎可資參考，又乏精密的觀測儀器可以使用。而歷來的中外天文曆法學家前輩，卻能像「土法煉鋼」般，突破種種困境，運用知性，以虛擬的天球模型，配合實際的觀測數據，各建構出能讓當代服膺，放諸四「鄰」而皆「適」的曆法，其辛苦程度是不難想像的。這也或多或少地印證了德國哲學家康德（Immanuel Kant 1724-1804）在他的經典巨著《純粹理性批判》中的名言：「知性並非從自然取得其法則，而是為自然制定法則」。

### 肆、第谷沖之，月競丘壑

望月時，皎潔的圓月高掛天空，月面上依稀可以看到類似玉兔的身影。用 75X

倍率的望遠鏡看過去，在月亮南半球玉兔尾部暗影附近，可以看到一個輻射狀的耀眼月坑叫做「第谷坑」(Crater Tycho)，直徑約有 85 公里，這是為了紀念丹麥天文學家第谷·布拉赫 (Tycho Brahe 1546-1601) 而命名的月表隕石坑。而在月亮背向地球的另一面北半球經緯度 (17.3° N, 145.1° E) 處，則有另一個月坑叫做「祖沖之坑」(Crater Tsu Chung-Chi)，直徑約有 28 公里，這是為了紀念中國南北朝時代一位數學家兼天文曆法學家祖沖之 (429-500) 而命名的月表隕石坑，這是中國人名字躍上月表被紀念的第一人。

月坑狀似火山口，有些月坑也有人稱之為「環形山」；其外側、裏側高高低低，有「丘」有「壑」。上述兩位中外天文學家，相隔十個世紀，分別在天文學的發展上卓著勳績，其「胸中丘壑」意致深遠，各自影響當代及後世甚鉅。於二十世紀的年代裏，雖然哲人日已遠，但典型在夙昔；通過國際天文聯合會 (IAU) 的推崇，他們兩位大師的盛名，與其他古今中外天文學界一些英雄好漢的大名，先後躍上不同的「月表丘壑」，一起供人瞻仰。

談起「閏月」，本當是陰陽合曆的產物，西洋曆法並沒有閏月之相關章法。祖沖之在 1500 多年前就己能推算出「每 391 年置 144 個閏月」的較精確置閏方式；第谷在這個領域上，本沾不上邊，但他在 20 多年的觀測生涯中，精確地測繪了 750 多顆星位，所製作的星圖與星表，部分資料直至今日仍被人引用參考而不失其實用價

值。再者，由於第谷將自己觀測繪製的寶貴資料，交給助手克卜勒 (Johannes Kepler 1571-1630, 德國人) 深入研究，才促成克卜勒劃時代的天文巨獻《行星運動三大定律》的陸續發表，這是現今要深入理解「閏月」的相關脈絡，所不能不涉及的知識。祖沖之與第谷在天文學上，各自縱橫於相隔千年的當代歲月之中，如今，於再隔四百多年後，人類把他們的聲名 Po 上月表，使得他們的「胸中丘壑」隨著「月表丘壑」，在月球正背兩面，於不同的時段迎接光照，交替輝映。

## 伍、黃白赤道，農曆所宗

天球 (Celestial Sphere) 實際上並不存在，它是天文學上假想的一個與地球同心圓、自轉軸相同、半徑無限大的球體。人們可以設想將在地球上所看到的天空中一切物體，投射到無窮遠處之天球幕上，用以研究天象。

西方古希臘文明中，喜帕恰斯 (Hipparkhos 195-125 BC) 即己懂得製作「渾儀」，用以輔助觀測，繪製星表、星圖。在這方面的成就，中國人也不遑多讓，遠在紀元前 400 年，戰國時期魏人石申與齊人甘德各自發明了「渾象」；東漢張衡 (78-139 AD) 則製作了能與地球自轉同步而反向的「渾天儀」。可見有關「天球模型」的發展與應用，古今中外殊途同歸，是認識天象過程中必備的系統概念。

若將地球之「赤道面」向四周無限延伸，投射到天球幕上，即形成一個大圓圈一

天球赤道。而若將地球繞太陽公轉的軌道面向四周無限延伸，投射到天球幕上，則形成另一個大圓圈——黃道。黃道也就是地球繞日公轉一周時，從地球所看到的太陽位置連續投射在天球幕上，所掠過的一條假想軌跡。天球上的黃道座標系統是以黃道面將天球切成南北兩半球，標定黃北極、黃南極以及黃經、黃緯等參考座標，用以描示太陽系星體在天球上的動態。天球幕上除了赤道與黃道之外，還有另一條假想軌跡，叫做「白道」，這是月亮繞地球的軌道平面向四周無限延伸後，投射在天球幕上所形成的一個大圓圈。

太陽投影在黃道上移動的速度，影響了「回歸年」的大小，也影響了一歲中春夏秋冬各節氣間隔的時間長短；而月亮投影在白道上移動的速度，配合太陽投影在黃道上的動態，則確定了「日月合朔」(即太陽與月亮之投影在天球上之黃經座標一致)的時機，此影響了「朔望月」的時間長短；至於地球自轉之轉速，配合太陽投影在黃道上的動態，則影響了「太陽日」的時間長短；再者，天球赤道面與黃道面夾角  $23.5^\circ$  則主宰著太陽光直照或斜照地球某處之時程。以上這些條件都是攸關農曆曆法及其置閏法則的重要因素。

地球繞日或月亮繞地，不論是公轉或自轉，均會因周圍環境不同的影響，而改變其轉動的周期。因此在一個回歸年中，每個太陽日之時間長度不盡相同；農曆年中每個朔望月之時間長度也不盡相同。為取得共識，方便討論，遂各取其平均值作

為標準：「平均太陽日」(俗稱一天)定為 24 小時；「平均朔望月」則定為 29.5306 天。

各個朔望月大致在 29.27~29.83 天之間變動。由於農曆每月之初一，必須是「日月合朔」之日，而日月合朔的時刻，在每月初一各有不同；發生在凌晨、上午、下午或晚上者皆有可能，故前、後月初一之間隔天數，有時是 29 天，稱為小月；有時是 30 天，稱為大月。但在上述定朔方法之下，大小月之排列並不規則，雖然在統計機率上，以大小月相間者居多，但也曾有連三個大月及連二個小月者。至於農曆的閏月，一樣有朔有望，與平月緊密相連，也適用上述大小月不規則之排列，閏月與其上一個平月也有可能是相連兩個大月，或相連兩個小月，但仍是以一大一小出現之機率較多。

以統計學觀之，農曆中之「平年」為 12 個月，約合 354.3671 天，比 1 個回歸年 365.2422 天，約短少 10.8751 天。為使農曆月份與季節步調不致脫節太多而造成四季的混亂，因此從春秋至今，各朝代曆法都有其置閏規矩，以資校準。歷來大致採用「3 年一閏，19 年七閏」，至於 19 年中的七閏如何配置，則不盡相同。民國之後，大致採「3、3、2、3、3、3、2」共 19 年 7 閏之排法(只有 1985 年提前閏在 1984 年為例外)，如此則每三年加置一個閏月，可使農曆與陽曆步調差距，減縮至 3.0824 天 ( $3 \times 10.8751 - 1 \times 29.5306 = 3.0824$ )；最後於每一周期的第 19 年，才

以第七個閏月，幾乎軋平所餘之步調差距 ( $7 \times 29.5306 \approx 19 \times 10.8751$ )。這也就是每隔 19 年農曆與陽曆就有可能會周期性的重疊一次或只相差一天的原因。

## 陸、農林漁牧，節氣是從

節氣的設置，本應是陽曆的課題，但將之編入曆法使用，則是中國農曆陰陽合曆獨有的特色。由於地球自轉軸傾斜  $23.5^\circ$  繞日公轉，使得夏至日太陽光直射地球北回歸線，北半球晝最長；春分日、秋分日陽光直射地球赤道，晝夜等長；冬至日陽光直射地球南回歸線，北半球晝最短；這「二至、二分」是人們以日圭最易測知而辨識出的四個主要節氣，並以之推求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從而再細分出四季中全部 24 個節氣，以反映氣候的變化，用以在農業社會中指導農事。其中雨水、春分、穀雨、小滿、夏至、大暑、處暑、秋分、霜降、小雪、冬至、大寒這十二個節氣又稱為「中氣」，原則上是用來對應農曆中的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冬月(十一月)、臘月(十二月)，作為識別指標，再配合閏月的設置，共同來調和陰陽二曆的步調。

節氣的設定，在中國由來已久，二十四史之一的《周書》載有：「周公辦二十四氣之應，以順天時」。據《周禮》所云，是用以：「正歲年，以序事」。周公之後，在歷經近十個世紀曆法的改進與發展，於公元前 104 年，漢武帝命落下閎等人編制《太初曆》，正式將 24 節氣定入太初曆中，並

規定曆中無中氣之月份定為上一月份之閏月。這也是現今通用農曆曆法的大致芻形。

今日所知的節氣，是以天球黃道等分割設為原則；以天球赤道與黃道相交之一處座標為黃經  $0^\circ$ ，定為中氣春分點(另一處座標為黃經  $180^\circ$ ，定為中氣秋分點)；沿黃道自西向東，每隔  $15^\circ$  黃經度依序設一節氣點，黃道一周  $360^\circ$  度共可等分割設二十四個節氣點，其中十二個中氣點與另十二個節氣點依序交互排列，但從黃道換算回地球繞日公轉實際的軌道，卻是個橢圓形，依「克卜勒行星運動第二定律」，可知地球在「近日點」軌道(約當小寒節氣)會運行較快，而在「遠日點」軌道(約當小暑節氣)會運行較慢，因此在相連的兩個節氣點之間所經的日子就會有少有多；此即意謂從某農曆月的中氣到下一個月的中氣之間隔時間，可能有比一個朔望月時間較短的，也可能有較長的，實際數值範圍大略在 29.45 天-31.45 天。其較長者，某農曆月可能就夾在上個月中氣與下個月中氣之間，該月就沒有中氣；其較短者，某農曆月可能就同時涵蓋兩個中氣，如果某農曆年適逢閏月年，大致就能找到一個沒有中氣的月份，就將閏月放在該月份上，而以其上一個月份為名，稱該閏月為「閏某月」。

往昔二十四個節氣為中華民族及其近鄰友邦，在農林漁牧業上重要的作業指南。以往各種地域性、短中期的節令諺語不計其數，例如台灣農諺：「春分前好蒔田，春分後好種豆」、「夏至稻仔早晚鋸，夏至颱風就出世」、「四月芒種雨，五月無乾土，六月火燒埔」、「立冬青黃割到空」

等等，都是農村裏耳熟能詳的順口溜。除了農作與節氣相關，它如候鳥遷徙、蜜蜂採花、魚群迴游、牛羊放牧、林相更迭，乃至賞櫻賞楓、桂桐花祭，均莫不依循節氣變化而行，可說大地之生命現象，悉依賴太陽之孕育而欣欣向榮。

## 柒、星宮星座，撲朔迷離

談起節氣與中氣，不免就會扯上黃道十二宮星座，或稱太陽星座。這個由古巴比倫人創建占星術時，所劃分的十二個在黃道帶上，隨中氣點等分的天體星座，由春分點開始，依序為白羊座、金牛座、雙子座、巨蟹座、獅子座、室女座、天秤座、天蠍座、人馬座、魔羯座、寶瓶座、雙魚座。這些是時下多數青少年耳熟能詳的名詞。

由於地球除了自轉與公轉之外，其自轉軸之指向，還緩慢地繞著垂直於黃道面的軸線呈圓錐形之旋轉，叫做「進動」，因而造成了「歲差」(即天球北極點漂移或黃道春分點退移之每年偏差，亦即恆星年與回歸年之誤差)，此現象依西洋文獻所載，為喜帕恰斯所發現；在中國則在公元 330 年左右，由東晉虞喜發現。南北朝時期，祖沖之首次將歲差編入《大明曆》中。歲差之週期約為 25,770 年偏轉 1 周  $360^\circ$ ，大約每 71.5 年偏差  $1^\circ$ ，從巴比倫王朝距今已近 2,700 年，當時劃定的黃道十二宮範圍，如今因歲差因素，其範圍皆已偏移，原屬黃道外圍的蛇夫星座，現也被黃道所經過，成為黃道十三星座之一，惟現今之

西洋占星術，仍以巴比倫時期所劃定的黃道十二星宮舊址及其準則，作為占卜依據，遂引發所謂「偽科學」之爭議，惟占卜算命與宗教信仰在哲學上，同屬於所謂「超越」或「超驗」(the Transcendent)的層次，是倫理學的課題，本就不必強行附會在科學之上。

緣於強烈的好奇心與豐富的想像力，以及對大自然日月星辰的崇拜與敬畏，自古以來，人類一方面不斷的嘗試要揭開天體神祕的面紗，另一方面則形而上的去編織一些綺麗的神話與傳說，來深化其神祕的色彩。

黃道這一條想像中天球上重要的動線，除了太陽星座集結之外，還是往昔九大行星在天球投影出沒之熱區，古今中外免不了會有許多附會而動人的篇章傳頌著。例如中國人出門辦大事要選「黃道吉日」以旺運勢；西洋人占卜算命，則以「黃道十二宮」星座及其守護行星之傳說事典，以卜測吉凶，其思維脈絡，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## 捌、年年有餘，歲歲平安

農曆的「年」指的是從正月朔日(初一)的子夜(凌晨零時)，到下一個正月朔日的子夜之間的經過時間；平年有十二個朔望月，約 354 天或 355 天，視其大小月之排列而定；閏年則有十三個朔望月，約 383 天至 385 天。而農曆的「歲」(註)指的是從冬至日的子夜，到下一個冬至日的子夜之間的經過時間，約 365 天至 366 天。至

於陽曆的「年」，指的是從陽曆一月一日的子夜，到下一個一月一日的子夜之間的經過時間；其實就相當於農曆的「歲」。農曆的「歲」與農曆的「年」相比，平年時，歲大於年；閏年時，則年大於歲。農曆曆法的特色，就是要將月相的規則變化與太陽四季的規則變動，全部掌控。因此才以獨步全球的置閏法則，盡可能將「年」逼近(Approach to)「歲」。而在每一置閏週期 19 年當中，除了第 8 年與第 19 年兩次只隔二年就閏的急衝，前者步調超前 1.591 天，後者幾乎同步之外，其餘 17 個年頭，因光陰的流逝，「年」流失得少而「歲」流失得多，都是年「年」有餘的。

在閏月裏的日子，月亮一樣的盈虧，有朔有望，每天照常有日出、有日落，和一般月份相比只差不含中氣而已，但還含有一個節氣，它是定四時成歲不可或缺的一環，因此實在沒有理由對閏月差別看待。從前認為閏月是多出來的餘份，沒有地位：據《禮經》所載，時人於閏月時，只關左扇房門；或據《左氏春秋》所載，魯文公在閏月初一時，不臨祖廟行告朔典禮。這些都是對閏月日子的一種歧視，是不公平的。試想農曆的曆法若沒有閏月的調和，「年」的步調趕不上「歲」，且愈離愈遠，終將造成四季紊亂、寒暑週期性顛倒，一些習俗和生活作息全亂了套，這不是很困擾的事嗎？

至於「歲」雖也有歲差，但在黃道上，春分點雖然因歲差而年年退移，不過以中氣春分點等分劃設的二十四個節氣點，因

皆同步退移，節氣系統安然無恙，不受影響，照樣可用於農曆曆法，也就是說往後的日子，儘管歲差可能造成北極星換星做做看，原眾星所拱之北辰異位，星空已然丕變，但每年農曆的冬至日，即陽曆約當十二月 21、22 或 23 日左右，太陽在天球的投影，沿著黃道走到退移後的冬至點時，陽光仍然直射地球南回歸線(南緯 23.5°)，當天在地球北半球，仍是白天最短、黑夜最長的一天，人們冬至湯圓照吃，公雞啼曉時間照延，大地昇平，還是一副歲歲平安景象啊！

## 玖、後記

美國核子物理學大師惠勒(John Archibald Wheeler 1911-2008)曾以「一切是粒子(Particles)；一切是場 (Fields)；一切是資訊(Information)。」來形容其科學研究之三階段心路歷程。誠然，從微視的眼光來看待生命體 DNA 基因密碼之組建，乃至更小的原子或次原子世界之種種組態，上述三者的確就概括了一切；而若從巨視的眼光來看待浩瀚宇宙天體的運轉不息，以及普羅大眾芸芸眾生之物慾橫流、能源耗竭、資訊氾濫的生活形態，一切又何嘗不然。

人類以往以肉眼窺探花團錦簇的星空，從最靠近地球的日月星辰得知其奧祕，並據以應用到曆法的制定，創建了中外文明史上輝煌燦爛的一頁。而二十世紀以來，科學研究成果燦然大備，天文學的發展，也拜科技之賜一日千里，不僅已可

載人登月，親臨天體勘察，也能操控以艇具登陸火星，探索訊息。人類為了獲取更多宇宙的資訊，可說其巧思已達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。西諺有云：「創見出於飽學」(An original mind is an informed mind.)，而若資訊愈完備，就愈能活化 informed mind，進而能激盪更澎湃的 original mind，想出更多更炫的點子，獲得更新的 information，形成互為因果的關係。

人類歷史上曾以日月等天體「重力場」運行的資訊，創設了曆法法則，使得「時間」這個抽象不易描述，但在古典力學上卻十分重要的基本物理量，有了具體可資量測的依據。國際單位制(SI Unit)最初即以一個「平均太陽日」(俗稱一天，即 24 小時)的  $1/86400$ ，定義為 1 秒，作為時間的標準單位，從而與長度、質量共同衍生力學上其他的導出量，如速度、加速度、力、功與能等物理量。時至今日，SI Unit 已沿用 1967 年設定的以銫 133 原子( $\text{Cs}^{133}$ )基態的兩個超精細能階間躍遷對應輻射的 8,192,631,770 個週期的持續時間定義為 1 秒，取其狀態穩定，不易受周圍環境變動影響之故，科學家並據以研發出各式計時精密準確的「原子鐘」問世；這一次關於時間的描述，則是以原子微觀世界之「量子場」能階資訊，來訂定法則。而近代物理學中有關時間的定義，也從古典力學中所預設的「時間、空間各自絕對獨立」的概念，躍進為「時空一體、四維向度」的相對論思維，亦即時間的進行可因空間所處條件之不同而變快或變慢，只有光速才是不變的。此一思維的演變，應用在

日常生活的實例，像現今廣被開車族使用的 GPS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，即因衛星所載計時工具原子鐘所處空間，其重力場條件及速度條件，均與地面頗有差異，如不依相對論予以校準，每天雖僅 0.00000386 秒之時間差，其定位誤差卻可達 11 公里之遙，這是生活講究品質的現代人所不能接受的。

人類對於時間本質的更深層認識，因近代物理中相對論的提出而逐漸明朗，巧的是相對論的初次驗證是在 1919 年由英國天文學家愛丁頓爵士(Sir Arthur S. Eddington 1882-1944)等團隊，利用天體異象日全食時，對某些恆星位置之觀測比對，而予以證實的。時隔將近一個世紀，相對論的印證與應用，能切入日常生活，讓人們逐漸釋疑，則是靠 GPS 的 24 個人造衛星，環繞六組地球軌道運行，不斷提供方便又精確的定位訊息，才終能擄獲人心。可以說人類幾次扯上「時間」這個微妙的物理元件，從以「曆法」始，至當下以相對論之「時空一體」思維終，似乎均與天體結有不解之緣，在關鍵時刻，居然都仰仗天體，不論是日月自然天體，或人造衛星這種準天體，藉著它們在廣闊的天域馳騁運轉，提供適切的資訊，思想才得以萌發與拓展。天際的神奇與浩然，實在令人敬畏啊！

#### 備註：

註：在曆法上，「歲」以冬至(時刻)至下一冬至(時刻)為一歲，而非以天數來定歲。